

走入那瑪夏，傳愛到偏鄉

■醫學系二年級 盧怡安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陳惠亭組長

太陽公公慵懶道早，廚房已熱熱鬧鬧地端出豐盛早點，喚醒睡眠惺忪的我們；山櫻露珠未褪，課程組已在教室就緒，準備生動有趣的科學小實驗；濃霧依舊迷離，卻敵不過活力早操的生氣勃勃，在冷冽的寒冬裡溫暖孩子們的心。八天的「高雄醫學大學那瑪夏營隊」活動，讓我們有難得的機會與原民孩子相處，也在許多方面受益良多。

充足的三天營前準備與特別安排的那瑪夏周圍導覽、手做串珠、文化介紹等，讓我們認識布農族、卡那卡那富族等族群的歷史沿革、三民鄉的私房景點與特色食物、八八水災遺留的痕跡與重建的新興社群外，也讓我們深刻感受到原住民好客熱情的一面。第一個晚上學校剛好有其他活動，空地上一頭鮮嫩多汁的烤山豬在熟練的步驟下火候完美油光煥發，令人食指大動；遠遠的，我用力吸了一大口氣飽嚐烤肉的清香，心滿意足地享受冬夜裡暖呼呼的氛圍，以為能目睹這場盛宴已經夠幸運，沒想到

原民朋友更豪爽的邀請經過的我們，一同在繁星熠熠下享用辛辣洋蔥佐脆皮豬肉與香醇小米酒，讓原本身處異地的不熟悉煙消雲散，被濃濃人情味取代。

接下來的營期更是大開眼界。原民的孩子與過去我所接觸過的不太一樣：初相識時格外害羞內向，不好熟，需要花較多的時間與心力打開他們的心；一旦他們接受了，就像黏皮糖般黏答答，一下討抱抱一下要背背，活蹦亂跳毫不害臊，也不吝於表現自己，十分渴望得到注意力與掌聲。或許，這與原住民的生活習慣與教養方式有相當的關連。那瑪夏的向晚天候變化詭譎，當我們吃完晚餐稍作整理，迅雷不及掩耳間，和煦的陽光已消失的無影無蹤，取而代之的是凜冽刺骨的寒風颯颯與伸手不見五指的濃霧襲上，連我們這些大朋友都冷的想往房間竄逃，更何況是小孩子呢？但是，我們卻有許多夜晚，與孩子們共享這片星光。



△那瑪夏服務隊與學童合影



一開始我以為是孩子們貪玩不肯回家，看時間不早，山路崎嶇又陰森，我擔心的提醒他們爸爸媽媽呢？是不是該回家了？他們隨便應付兩句，又打鬧起來了；隨著時鐘滴滴答答，眼皮也漸漸沉重…哇！快要午夜了呢！我緊張起來，連忙攔住依然活力四射的小孩們，認真的重申一次父母會擔心，要趕緊連絡一下。孰知一位高年級的孩子心不甘情不願的指了指空地上燈火通明，笑鬧聲不斷的大人們，說：「我們的爸媽都還在那裏喝酒啊！」原來，他們的父母似乎沒有察覺時間甚晚，還在一旁歡愉的暢飲小米酒，熱熱鬧鬧的聚會著，小朋友們只好自己打發時間。一時我也找不出立場告訴他們早點休息對身體好，不要小小年紀就熬夜，只能一愣一愣的繼續陪著他們：「或許每個族群都有一套獨特的生活方式吧！」我這樣說服自己。原民朋友的好酒量不是傳言，別人是一打一打計量，他們是一箱一箱為單位，的確也讓人驚訝不已。偶爾，有個家長晃過來看看小孩子，見他們玩的不亦樂乎又回去繼續喝，不見他們有回家的意思；出自好奇，我問了問身旁的孩子：「你們都那麼喜歡小米酒喔？」只見他不屑的撇了撇嘴，輕輕地吐出一句：「臭死了，他們喝死算了。」

他故作逞強的話裡，隱隱流露出無奈與怨懟；而我，卻無能為力。雖然現在他們厭惡大人狂歡的習慣，長大卻八九不離十的步上後塵，開始愛上小米酒，開始享受當下，把其他事放諸腦後，似乎就是個無可避免的輪迴。身

為過客，我沒有任何立足點多說，只希望孩子們跟父母有更多的溝通。經過幾天的相處，我明白在原民孩子眼中父母是十分權威的，就算自己喜歡籃球隊，父母覺得壘球隊好就二話不說被轉去，沒有商量的餘地；也許，這就是不同文化、迥異的互動模式罷了，沒有甚麼哪樣才是正確的。

在煙雨濛濛的寒冬，很幸運的邂逅了這群特別的孩子們。看見他們雖然身處偏僻深山，但在外界與內部的共同努力下學習資源富足，不論是外語教學、本土文化傳承都有聲有色；更重要的是，他們對於那片群櫻綻放的山林有濃厚的歸屬感。都市五光十色，擁有便捷的交通與嶄新的科技，我不禁好奇他們會不會想離開山裡到城市生活呢？當我聽見他們稚嫩但堅決的聲音告訴我：「不會！當然要留在這裡啊！」，不知怎麼，眼眸霎時濕潤起來。🍷



▲服務隊同學與學童互動